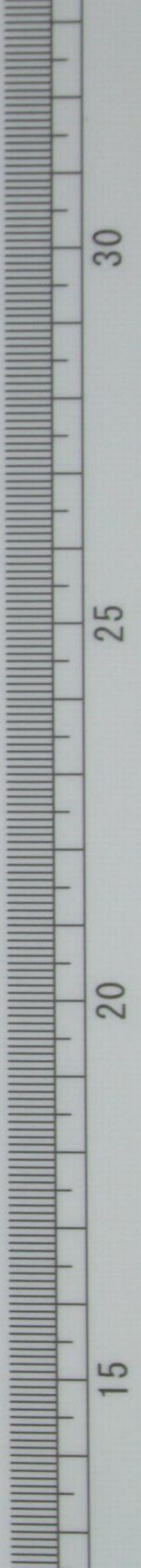


イ 13
1037
18



紅樓夢卷八十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省官聞賈元妃染恙

開閨闈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裡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畱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辱罵着自已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

子來這般辱罵那裡委曲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鵲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子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响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趕着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麼事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來了

我怕他鬧所以纔以喝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呢探春道不用都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着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鵲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着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

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殼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殼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裡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鵲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略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着養罷說

着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鵲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裡睡得着覺得園裡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聽得風聲更鳴聲鳥語聲人走的脚步响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鵲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鵲紫鵲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鵲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樓着黛玉肩背一手端着湯送到唇邊

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鵲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畧覺安頓只聽窗外悄悄說道紫鵲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裡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着了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唬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鵲從裡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嗎紫鵲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感著

周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兒紫鵲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裡一盞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着只聽黛玉在帳子裏又咳嗽起來紫鵲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眼睜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鵲道襲人姐姐來瞧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鵲扶起一手指着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

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裏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魘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一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耽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命紫鵲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覺覺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寶玉纔放心了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

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說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肩肩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主兒多病多灾的林了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裡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裡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夫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

行世錄
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些兒風邪沒大要緊踈
散踈散就好了這裏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
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來了紫鵲答
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
裏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
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
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鵲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
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脈聽我說了看
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鵲便向
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攏在迎手上紫鵲又把蜀子

連袖子輕輕的攏起不叫壓住了脈息那王大夫診了好
一回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裏
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鵲也出來
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鵲道這病時常應得頭
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過幾次卽日間聽見不干
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爲性情乖
誕其寔因肝陽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裏作怪
不知是否紫鵲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狠是王大夫道
旣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
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筆

紅樓夢
先寫道

六脉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脉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踈達勢必上侵脾上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爲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踈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復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其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爲吐衄所忌豈知用螫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宜少陽甲胆之

氣以螫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卯火所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螫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着了王大夫道實二爺倒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着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

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剃得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没有話說只是淌眼淚回來紫鵞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著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真要問二奶奶那裏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着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却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呷嘴了也無非爲

的是月錢况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過灣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到是那裡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帳話說着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偕們府裏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裏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用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

紅樓夢 第八十三回
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
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
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官是的那日
在廟裡還愿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
罷咧又有人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咧園子
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裏
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
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單管穿
羅罩紗吃的戴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
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

有歌兒們說是寧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
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裏猛然咽住原來那時歌兒說道是
算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裏忽然
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
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没要緊只是這金麒
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裏的老道士
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
檢着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些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
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到不是可笑到是可怕的偕
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

出名猪怕壯况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
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裡茶坊酒舖兒以
及各衙門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了那裡握的住
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
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鵲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
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
伶俐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
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着自去不提且說賈璉去到外面
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一爺說話呢賈璉
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裡頭傳了一個

太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
這幾天娘娘宮裡有什麼信兒沒有賈璉道沒有賈赦道
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
院裏打聽打聽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
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
裡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
你珍大哥到裡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
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
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爲也聽見這
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于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

紅樓夢
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
到了晌午打聽的尙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
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
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
同着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裏貴妃娘娘
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了四人進裏頭探問許
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了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
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于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
出來賈政賈赦等站着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
畢老公辭了出去賈政賈赦送出大門回來先稟賈母賈

母道親了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
呢衆人也不敢答應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
事必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應答
出來除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
都去迷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
何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
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
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裡那夫
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
閑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開屋子了頭們將燈火俱

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眾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己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眾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入宮探問爺們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扶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

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令眾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推次立定，轎子抬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了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璧輝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丫頭顫顫巍巍站起來，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跣着回

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為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宮女兒遞過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

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宮裡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赦接着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日間呷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

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几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做個醒酒湯兒因問著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裏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寶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著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還是我的了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爲什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碍着你們的道兒寶蟾聽了這話那裏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著金桂道

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着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粧聽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冤叫屈那裡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己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没法兒的

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裏還了得說着自已扶了了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道你在這裡罷母女同子金桂房門口聽見裡頭正還嚷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着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個人家兒嗎矮牆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麼金桂屋裡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掃帚顛倒豎也沒有主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帳世界了我們夏家門子裏沒見過這樣規矩是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寶釵兩字

也沒有什麼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媽天天爲偕們操心那薛姨媽道是呵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裏挑檢我從小見到如今沒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裏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檢你又

是誰欺負你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沿大哭起來說我那裏比得秋菱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曾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世報了薛姨媽聽到那裏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着自已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你却句句慳他你有什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勤死我到也是希鬆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

氣俗們既到這裏來勸他自已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再說因吩咐寶蟾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裏只見賈母身邊的了頭同着秋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裏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了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大大安還謝謝前兒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了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裏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裏的話誰家沒個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

着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咐香菱些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脇疼痛的狠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寫黛玉病中所見所聞無不觸心刺耳真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境况

王大夫藥案黛玉已是不起之症臨行向賈璉說寶二爺倒沒有什麼大病意在言外

外人說寧榮二府富豪氣象實在謠言可怕王鳳姐

亦頗有見識惜其貪利忘害不能思患預防遂至合着謠言算來總是一場空乏末句可見富貴人均須于極盛時仔細留心爲持盈保泰之道作者借此警人莫作閒話看

以黛玉患病引出元妃有恙

寫金桂撒潑越顯出寶釵涵養有枯枝生榦雙管齊下之妙

紅樓夢

紅樓夢卷八十三終

紅樓夢卷八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鶯風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惱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捶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畧畧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

紅樓夢

第八十四回

在心纔好過幾天走得動了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裏橫豎有我和秋菱照看著諒他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頭兒過兩日看罷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來帶著東西銀兩宜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着退來自去了這裏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

笑道娘娘心裏却甚是惦記著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著呢賈政陪笑道這是寶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裏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没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漫漫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女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切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

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的狠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纔好不然不根不莠的反倒耽誤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裏却有些不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那裏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耽誤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心性兒也還寔在未必一定是那裏沒出息的必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着橫豎比環兒略好些不知你們看着怎麼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是不

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造化的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愾笑了衆人都陪着笑了賈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又居着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這裏回頭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畧畧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略体些人情兒呢說的那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了說着小

了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鴛鴦笑著回明了賈母道那麼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纔都退出各散却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寔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在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場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翁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着個屋裡的了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

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了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翁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待立賈政問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二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翁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翁知道罷因

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麼題目寶王道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愠一個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麼寶王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裏呢寶王道在學房裏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我書桌子抽屜裏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憲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會兒焙茗拿來了遞給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却將幼字抹去明用

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五十六七十俱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為自信于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麼寶玉答應

道懂得又看第二篇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便先看代儒
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愠者終無改其悅樂矣方覷着眼
看那抹去底本的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愠人之心純乎學
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愠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
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
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畧寶玉答應着賈政又往
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而竟不然是非川悅而樂者
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
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第三篇是則歸
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

的書講到這裏了麼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
先講孟子大前日纔講完了如今纔講論語呢賈政因看
這個破承題倒沒改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
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天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
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
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
並沒有什麼出色之處但初試筆者能如此還算不離前
年我在任上時還出個惟士爲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
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
玉道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

紅樓夢
只做個破題也使得寶玉只得答應着低了頭搜索枯腸
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厮往外
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垂手站住賈政側身便問道作什麼
小厮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
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有說那小厮自去了誰知寶玉
自從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
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乍着胆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
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
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道也還使得
已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

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知道的賈政道
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只得拿
捏着漫漫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跑
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趕着叫看跌倒了老
爺來了寶玉那裏聽得見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鳳
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了頭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
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裏呢寶玉赶忙進來給薛姨媽
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這
早晚纔散學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話述了
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衆人道寶姐姐在那裏坐

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裏和香菱作活呢
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見說着話兒已擺上
飯來了自然是薛姨媽賈母土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
寶哥兒呢賈母忙笑道說寶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寶玉連
忙回道頭裏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
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
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着鳳了頭就過來跟着
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人
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
是鳳姐告了坐了頭安了盃筋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纔歸

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聽
見前兒了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
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媽滿臉飛紅歎了
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
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
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
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了頭的名兒
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
來我也怪臊的其寔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他那
裡是爲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爲是寶了頭起的他纔

有心要改賈母道這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未曾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了頭嘔氣前日老太大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裏正鬧呢賈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了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呢前日那小了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嘆了他一會子都像寶了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裏挑一的不是

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疼家裏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寶玉頭裏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了歎歎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裏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寶玉聽到這裡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体面的那裏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說話間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自去了

這裏了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躲
旁邊說了幾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瞧巧姐
兒去罷鳳姐聽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
向鳳姐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
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
道你快去罷姨太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
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
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了頭們大驚小怪屋裏的貓兒
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儘着孩子脾氣偏有這些瑣碎
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了頭回房去了這裏薛姨媽又

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了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
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結寔了要賭這靈性兒也合寶
了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裏頭却不濟他寶姐姐有
就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
歇着罷我也要到家裏去看看只剩下寶了頭和香菱了
打那麼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
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薛
姨媽便告辭同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裏去了却說賈
政試了寶玉一番心裏却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
閒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進到來最善下碁的一個

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畧懂得些罷咧學問兩個字早得狠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有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又陪笑道也是晚生相與的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是生得德容言工俱全此時尙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眾纔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哨着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

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成就賈政道寶玉說親却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尙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家晚生却也知道況台大老爺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問便知賈政想了 回道大老爺那邊不會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本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聽了方知是那太太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

紅樓夢
爾調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着是搐風的來頭祇還沒搐出來呢賈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却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這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兒見不得大陣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

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曲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母聽到這裏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彀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我老翁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看姐兒怎麼樣頭裡平兒來回我說狠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裏耽的住賈母道却也不止爲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罷

紅樓夢
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
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
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搗風
的來頭賈母道這麼着還不請人趕著瞧鳳姐道已經請
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著用
桃紅綾子小棉被兒裹著臉皮趣青眉稍鼻翅微有動意
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
一個小了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鳳姐
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
去回者命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該

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邢
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爲什麼不走動了邢夫人因又
說論起那張家的行事也難合偕們作親太畜尅沒的玷
辱了寶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
寶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著因把剛纔
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
前說句大胆的話現放著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我賈
母笑問道在那裏鳳姐道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
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娘在這裏你什麼
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裏有我們小

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況且姨媽過來賄老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得賈母笑了邢王二夫人都也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著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畧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姐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我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

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我我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間衆姊妹都來賄了坐了一回也都跟著賈母等去了這裏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咯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畧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著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己用戩子按方秤了攪在裏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

純樸夢
媽叫我來瞧瞧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
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賈環口裏答應只管各處瞧看
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裏聽得說有牛黃不知牛
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裏鬧了
姐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拿那
鍋子賈環豈加措手不及沸的一聲鍋子倒了火已潑滅
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氣的火
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
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
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著只見了頭來我賈

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
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在那裏配藥再熬那了
頭摸不著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爲什麼生氣平
兒將環哥弄倒藥鍋子說了一遍了頭道怪不得他不敢
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
姐姐我替你收拾罷乎兒說這倒不消幸虧午黃還有一
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
奶也省得人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
姨娘氣的叫快我環兒賈環在外間屋子裏躲着被了頭
我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個下作種子你爲什麼弄澈

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風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這裏趙姨娘正說著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裏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詩詞聯對燈謎俱已做過惟八股未曾講究若不一試將來中舉便無根腳故于再入家塾後專寫

制藝一層

試過文藝後卽接寫說親一事引起寶釵金鎖買母求親是寶玉釵黛三人結果之因

以張家親事襯出寶釵文情曲折紆徐

寶釵親事於巧姐病中說起是以成親亦在寶玉病中作者暗以伏筆作識兆

賈環因巧姐而結怨爲將來出賣之根由

紅樓夢卷八十四終

紅樓夢卷八十五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裏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裏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鍋子撒了一點子藥那了頭子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死裏遭塌等着我明兒還要那小了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麼着只叫他們隄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赶忙從裏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說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

話越想越氣也不着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過了幾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翁的不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翁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寶玉去與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裏面出來了一個太監手裏捧着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翁好賈赦賈政也都

赶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着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裏面方是內宮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裏門上小太監都迎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人了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挨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看寶玉道我久不見你很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兒好寶玉躬着身打着一半于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到是大家說

說話兒罷說着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却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着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捱次行禮自不必說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衆戚舊一處好生款待却單留寶玉在這裏說話兒又賞了坐寶玉又磕頭謝了恩在挨門邊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萬歲爺也會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

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啟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着呈上謝宴并請午安帖子來北靜王略看了一眼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費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裏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今日你來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

寶玉寶玉接過來捧着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著賈赦等回來了賈赦便自回院裏去這裏賈政帶着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過了安說了一回府裏遇見的人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陞見保舉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咱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又說了幾句閒話兒賈母便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珠寶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罷說着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了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說著遞上個紅單帖來寫著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是來拜便叫小了頭

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聽見說現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裏都吵嚷是老爺擬正呢賈政道瞧罷咧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纔出去了且說珍珠寶玉三人回去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賈母因命人給他收起來罷別丟了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着罷別開混了寶玉在頂上摘了下來說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裏就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着呢那裏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

紅樓夢
瑯下來掛在帳子裏他竟於起光來了滿帳子都是紅的
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簷矛是紅的火光照著自然
紅是有的寶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了屋裏都漆黑的
子還看得見他呢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鳳姐道這是喜
信發動了寶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兒個聞
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別在這裏說歇話了寶玉又站
了三回兒纔回園中去了這裏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
薛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本來就要去看的固鳳
了頭爲巧姐兒病著耽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我們
都告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口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

目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賈母道這也
是情理的話既這麼樣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邊商
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自己
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太與鳳姐姐方纔說話含含糊糊
不知是什麼意思襲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這個我也猜
不着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寶玉道
林姑娘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那邊去呢正說
着只聽外間屋裏麝月與秋紋拌嘴襲人道你兩個又鬧
什麼麝月道我們兩個鬪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
輸了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捨了

去了寶玉笑道幾個錢什麼要緊攪了頭不許鬧了說的
兩個人都咕嘟著嘴坐著去了這裏襲人打發寶玉睡下
不提却說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
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痴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
少欵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却也是頭一件關切
的事夜間躺著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鵲看他有什
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
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去到瀟湘館來只見紫鵲正在那
裏掐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裏坐著
襲人道坐著妹妹掐花兒呢嗎姑娘呢紫鵲道姑娘纔梳

洗完了等著溫藥呢紫鵲一面說著一面同襲人進來見
了黛玉正在那裏拿著一本書看襲人陪著笑道姑娘清
晨起來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
好了呢黛玉笑著把書放下雪雁已拿著個小茶盤裏托
著一鍾藥一鍾水小了頭在後面捧著痰盒漱盂進來原
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黛
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著了他倒是不好坐了坐
搭越著辭了出來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
裏站著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
來襲人一看却是鋤藥因問你作什麼鋤藥道剛纔芸二

爺來了拿了個帖兒說給咱們寶二爺瞧的在這裏候信襲人道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踱了過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在這裏襲人已掉背臉往回裏去了賈芸只得快快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

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玉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裏拿來我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裏間屋裏書榻子上頭拿了來寶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着叔父大人安稟寶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麼寶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麼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這麼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剛說到這裏臉一紅微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著呢只是我看着他還伶俐

得人心兒纔這麼着他不願意我還不希罕呢說着三面
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那小去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
什麼時候又要看人什麼時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
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
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眉又笑一笑兒又
摇摇头後來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
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
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
不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帳襲人見他
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寶玉道

問他做什麼咱們吃飯罷吃了飯歇着罷心裏鬧的怪煩
的說着叫小了頭子點了一點火兒來把那撕的帖兒燒
了一時小了頭們擺上飯來寶玉只是怔怔的坐著襲人
連哄帶催催着吃了一口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
在床上——時間忽然吊下淚來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著
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為什麼都是什麼芸兒兩
兒的不知什麼弄了這麼個浪帖子來惹得這麼樣傻了
的是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悶葫蘆來
可叫人怎麼受呢說著竟傷起心來襲人旁邊由不得要
笑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惱人了他一個人就發受了你

又這麼著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帳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襲人還未答言只聽寶玉在床上撲哧的一聲笑了爬起來抖衣裳說偕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說着便躺下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塾裏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裏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寶玉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著只

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裏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寶玉估量著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裏有事沒事只管來攪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睜去人都來了在偕們大門口呢寶玉越發急了說這是那裏的話正說著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賈芸道叔叔聽這不是寶玉越發心裏狐疑起來只聽一個人嚷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裏混嚷那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家盼著吵還不能呢寶玉聽了纔知道是父親陞了郎中了人來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

芸趕着說道叔叔樂不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寶玉沉着臉道就不什麼賈芸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着說道我剛纔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寶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邊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裏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着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寶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著旁邊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麼奴才纔要到學裏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裏去我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裏去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着寶玉自己進去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裏了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還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寶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着賈母左邊坐着呢右邊是湘雲底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李綺邢岫烟一千姐妹都在屋裏只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

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見了眾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體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麼寶王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裏忽然心裏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裏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兒纔說道你懂得什麼眾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纔知道自已出言冒失正要那話岔時只見寶玉忽

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賄芸見這種冒失鬼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裏說起黛玉也摸不著頭腦也跟着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趣因又說道可是則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瞅著他笑鳳姐見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門你這會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你又誦生氣了寶玉答應了個是纔出來了這裏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爺那邊說後見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

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說著這話却瞅着黛玉笑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呢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虧了我這鳳丫頭是我個給事中既這麼着狠好他舅舅家給他們賀喜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的大家都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土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這麼大福氣呢說着寶玉進來聽見這此話越發樂的手舞足蹈了一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熱鬧目不必說飯後那賈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裏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頭站着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裏接連着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鬧鬧攘攘車馬填門貂蟬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頭爺們都穿着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裏面爲著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屏隔在後層裏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寶琴陪着對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着下面尙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

來一回兒只見鳳姐領着衆了頭都簇擁着林黛玉來了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湘雲李紋李紈都讓他上首坐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咳我到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寶琴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寶釵便問道寶姐姐可好麼爲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着臉微笑道姨媽那邊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寶姐姐看

起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懶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惦記他他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天我叫他來大家叙叙說着了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旌幡寶幢引着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衆皆不識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裏頭唱的人間只得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却了第四

齣是吃糠第五齣是達摩帶着徒弟過江回去正扮出些
海市蜃樓好不熱鬧衆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
頭汗闖進來向薛蝌說道二爺快回去並裏頭回明太太
也請速回去家中有要緊事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
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裏頭了頭傳進
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卽忙起身帶着寶琴別了一聲卽
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偕們這裏打發人
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衆人答應了
個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
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鋪裏夥計陪着說太太回來自

有道理正說着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著許
多男婦簇擁著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
勢派也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
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媽
趕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滿面淚痕見了薛姨媽便道
媽媽聽了先別着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着寶釵進了屋
子因爲頭裏進門時已經走着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
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問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太
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誰有死了總要償命
的且商量怎麼辦纔好薛姨媽哭着出來道還有什麼商

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去和太爺見了面就在那裏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好趕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我着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冤倒是剛纔小廝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裏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急的一面勸一而在簾子裏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了頭們攙進薛姨

媽來薛蝌纔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麼信打發人卽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着去了這寶釵方勸薛姨媽那裏金桂越空兒抓住香菱又和他讓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裏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就進京來了的如今攙掇的真打死了人平日裏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着也是唬的慌手慌腳的了大爺明兒有個好友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撻下我一個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這裏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没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了頭過來打聽來了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

的人了一則尙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了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尙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裏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打聽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趕着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记着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那了頭答應著去了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着過了兩日只見小廝回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了頭拿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命是悞傷不是故殺今早用蠟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尙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錄一

堂能殼番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伍百兩來使用于萬莫遲並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廝寶釵看了一一念給薛姨媽聽了薛姨媽拭着眼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媽先別傷心等着叫進小廝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了頭把小廝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廝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聽聽小廝道我那一天晚上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唬糊塗了未知小廝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評曰

叙北靜王生日先向寶玉說吳巡撫保舉一節則陞

任郎中原有因由文章便不鶻突

玉放紅光是精華外露爲走失之象不是喜兆寫寶玉疑心襲人有意偏在黛玉一邊是反跌後文賈芸報信一實一虛卽此一段閒事文法亦不雷同

鳳姐出言冒失寶玉忽提芸兒也是冒失妙在一明一暗俱與黛玉心事相關而鳳姐之言黛玉明知寶玉之話黛玉與衆人俱不懂雖都是反照黛玉之姻事不諧却是兩樣文法

蕊珠記冥昇一齣是黛玉天亡影子吃糠是寶釵暗苦影子達摩帶徒弟過江是寶玉出家影子

於極熱鬧時忽接薛蟠打死人命有風雲不測之象第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七十九八十回爲一段叙薛蟠娶妻不賢迎春遇人不淑爲犯案磨死之由八十一二回爲一段叙寶玉再入家塾伏中舉之根八十三四回爲一段叙賈環又結仇怨薛蟠復遭人命伏將來串賣巧姐金桂淫毒自害等事中間夾叙黛玉惡夢元妃染恙及寶玉提親釣魚占兆賈政陞官均係叙現在事迹伏後文根線

紅樓夢卷八十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受私賄老官番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裡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僧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

他在個舖子裡吃飯喝酒因爲這當槽兒的儘著拿眼瞞
蔣玉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了第二天大爺
就請我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
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
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
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
一下他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裡還罵後頭就不言語
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勸嗎小廝道這個也沒聽見
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
應出來這裡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

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
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裡薛姨媽又在當舖裡
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
着了卽叫小了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
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
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裡的人狠刁屍親見証都不依連哥
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帮着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
生人幸找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
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
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

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
買囑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
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爲兄遭飛禍代
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木籍南京寄寓西京干某年月
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
卽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
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
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顛門身死蒙恩拘訊
見懼受刑承認門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尙未
定案生兄在禁具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

伏乞憲慈恩准提証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
永永無既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尸場檢驗証據確鑿且並
未用刑爾兄自認門殺招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
得捏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爲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
聽到那裡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麼這怎麼好呢寶釵
道二哥的書還沒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
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裡早知我們的
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裡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
以覆番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
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廝自去卽刻又到賈府與王

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蟠那裡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千鄰保証見屍親人等監裡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的男是張大南鄉裡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爲小人家裡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裡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裡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

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裡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眾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裡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

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那日嚇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口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

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爲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卽忙掩他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作將前日屍場

填寫傷痕據實報來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顛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顛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更改輕也不駁詰胡言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了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俱供并未打架不爲門毆只依誤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

堂張王氏哭着亂嚷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是在誤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裡離陵寢不遠知縣辨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閉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銀錢薛蝌留下李詳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樣審斷終定了

誤傷將來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裡木該謝去況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裡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偕們家又没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只聞那府裡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衆人都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

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衆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衆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思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裡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趕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裡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裡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裡的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裡這些丫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偕們家的娘

娘我說你們那裡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算命的說是很准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裡頭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筭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裡養不住的也不見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裡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剜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主什麼辛金爲貴什麼己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

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祿歸時貴重的狠天月二德坐木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筭准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裡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尚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筭去看有妨碍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說着便打

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裡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着說上回家裡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有事也難提了心裡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裡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裡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况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裡知縣也正為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裡住幾天更好薛

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伴兒說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惦着為什麼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不得他先怎麼住着來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信以為實也不便再問正說着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旁聽見什麼蔣玉函一段當着人不問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歡便把想寶釵來

紅樓夢
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裡吃了晚飯大家
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寶玉回到自
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
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條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
我攔着呢問他做什麼寶玉道我自問問襲人道你沒有
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帳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
提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
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擱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沒鬧什
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自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
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

已結纒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着喜歡尊敬啊
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在我老太太那邊看
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
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說着就走襲人道快些
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
不答言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在桌上
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
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裡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
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
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認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

紅樓夢
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
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
五字看看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
天書來了黛玉啞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
都沒有見過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爲什麼上頭的字
一個也認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
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裡掛
着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嵇好古老
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
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

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前日身
上畧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是雅趣
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
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會學過只是不弄
了就沒有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前日看這幾
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
來看着纔有意思究竟怎麼彈得好寔在也難書上說的
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尙學琴于師襄一操便
知其爲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微
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

纔說的寔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裡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

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寧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爲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纔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着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着

系相要
只見紫鵲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
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
愛聽紫鵲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
用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
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疎遠了是的紫鵲不等說完便道
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
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
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
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
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

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
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卽如大家學會
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
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
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鵲
雪雁也都笑了于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丫頭捧
着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
裡頭有事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
玉看時却有幾枝雙朶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
是悲便呆呆的歇看那寶玉此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

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倚蘭操了黛玉聽了心裡反不
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
紀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
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裡不
禁又滴下淚來紫鵲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
來方纔寶玉在這裡那麼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
傷起心來正愁着沒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蔣玉函久不提起今離聘娶襲人爲時不遠因借薛

蟠途遇邀同飲酒叙及且卽以當槽張三注視玉函
爲次日薛蟠生氣砸死張三根由並寶玉聞知查問
紅汗巾襲人嗔說反挑將來聘娶情事靈活關照真
雕龍手筆

先叙批駁初呈後叙覆審翻案財可通神寫盡貪官
情狀

周妃薨逝是元妃引子又補叙算命一層爲次年元
妃薨逝埋根

賈母夢元妃說榮華易盡不是夢境是預兆

寶玉不識琴譜最爲確切曾憶余八九歲時偶於書

架上見琴譜一本翻閱一遍一字不識遂細查字典
正字通海篇六書等並無譜中字疑為異書又疑為
仙符不知作何用處三四日尋思不得既而照寫幾
字請問嚴君方知是彈琴手法今讀紅樓夢恍如昔
年光景為之啞然

牛不牛寶玉自說妙極

送蘭花引出猗蘭操又因猗蘭操引出下回寶釵歌
詞黛玉和韻血脈一氣貫注

紅樓夢卷八十六終

紅樓夢卷八十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
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號聲
信語且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
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為之愍惻乎迴憶海棠結
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
隱一樣花開為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

紀樓夢
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當歌當哭
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
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
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二解

惟鮪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
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沉憂心炳炳兮
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
也是星星惜星星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
道林姐姐在家裡呢麼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內
便答應道是誰正問着早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
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周
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挪出
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
終久還來我們這裡不來探春微笑道怎麼不來橫豎要
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
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裡還比得

紅樓夢
先前的工夫呢正說着忽聽得唿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衆人聞着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裡的那裡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呵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抵

着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裡呢湘雲拍着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的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衆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閑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着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着話兒一面站

在門口又與四人懇懃了幾句便看着他們出院去了進來坐着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話便想着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人籬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鵝走來看見這樣光景想着必是剛纔因說起南邊北邊的話來一時躡着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

話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纔剛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裡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青笋紫菜姑娘想着好麼黛玉道也罷了紫鵝道還熬了一點江米粥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那粥該你個兩個自己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裡熬纔是紫鵝道我也怕廚房裡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着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拿到他屋裡叫他們五兒瞅着燉呢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腌臢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了紫

紅樓夢
鴉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裡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鵲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鵲道可不是因爲病了一場後來好了纔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耽擱住了黛玉道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的不敢在大廚房裡作怕姑娘嫌醜賸雪雁答應着接了

進來黛玉在房裡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來的碗筋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俗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贅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喝就擱下了兩個丫鬟撒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鵲添了香了沒有紫鵲道就添去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己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裡黛玉添了香自己坐

着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穿過樹枝都在那裡唏噓嘩喇不住的響一回兒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響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拿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打開毡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着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裡頭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檢出

紫鵲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毡包裡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二件衣服手裡只拿着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紫鵲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着一毡包衣裳在傍邊呆立小几上却擱着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絞斷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拿着兩方舊帕上邊寫着字跡在那裡對着滴淚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紫鵲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

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抬斯敬那裡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鵲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鵲又勸道雪雁這裡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擱下紫鵲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啓尙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

拿來濡墨揮毫賦成四疊又將琴譜翻出借他倚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與寶釵又卽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調上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鵲收拾睡覺不題却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着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裡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着小廝門兩個笑嘻嘻的嘴裡

咕咕呱呱不知說些什麼迎頭來了見了寶玉都垂手站
住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太爺
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寶玉聽了方回身到賈
母賈政處去稟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怎麼
又回來了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
道往那裡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七神兒
了寶玉站住脚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
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的
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兒只
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

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寶玉因
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懶待吃飯
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
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
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一人聲寶玉
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微微一
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啪的一响寶玉還未
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
應麼寶玉方知是下大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
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我這

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呵噯還有一着反撲在裡頭呢我倒沒防備寶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狠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攏翠菴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沒理會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麼惜春道怎麼不要你那裡頭都死着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樣妙玉却

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懶待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一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微微一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响的一响寶玉還未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大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我這

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呵嗻還有一着反撲在裡頭呢我倒沒防備寶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狠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攏翠菴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沒理會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麼惜春道怎麼不要你那裡頭都死着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樣妙玉却回菴裡去了惜春知妙玉爲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裡彎彎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寶玉道這到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于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彎彎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咚之聲妙玉道那裡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裡撫琴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坐着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
倚欄杆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
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
是第二疊了咱們再聽裡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
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
但聽他音啊也覺得過悲了裡頭又調了一回弦妙玉道
君弦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裡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風因感風因兮不
可撥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
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
正議論時聽得君弦礮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
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
走了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
表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菴門坐了一回把

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
自去歇着自已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
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屋上骨碌碌
一片瓦响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
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個憑欄站了
一回忽聽房上兩個猫兒一遞一聲嘶叫那妙玉忽想起
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已連忙收攝心神
走進禪房仍到禪牀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
奔馳覺得禪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
王孫公子要來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

已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劫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
哭喊求救早驚醒了菴中女尼道婆等眾都拿火來照看
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
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名佑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
麼樣眾人都唬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裡呢快醒
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好人送我回去
罷道婆道這裡就是你住的房子說着又叫別的女尼忙
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
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着了大觀園中西南角土本來沒
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裡忙亂那女

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着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着道婆婆倒土茶來喝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魔入

火的原故衆人問有碍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人得淺可以有救爲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人樣年紀那裡忍得住況且又是狠風流的人品狠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裡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略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惜春道他有什么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那姑娘和大奶奶那裡說呢他自從那日合姑娘下碁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裡亂嚷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說這不是

奇事嗎惜春聽了默然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驀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占畢卽命了頭焚香白已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甚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內中荷葉包蠅勢黃鶯搏兔勢却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作想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與黛玉原是寶玉境中意中人且寶釵亦獨與黛玉最爲親厚實是閨閣知音久不相見若無詩札往來殊不近情此回必不可少

探春笑說寶釵橫豎要來無心却似有心

香風是蘭花但竟說蘭花不但文情徑直且探春等四人又須大家看花殊費閒筆墨今以像桂花漾開卽借桂花說起南北各方人有定數爲探春南嫁伏筆玲瓏之極

補叙柳五兒耽遲不進園緣故周匝無遺

因小毛皮衣忽見舊詩舊物新愁舊恨一時併集卽非善哭之黛玉亦當爲之酸鼻

黛玉和歌翻人琴譜若在房中獨自撫吟絕無知音聽賞有何意味故寫妙玉聽琴審音知兆以見琴聲淒斷歌詞酸楚

有琴不可無棋亦借妙玉與惜春閒閒帶叙

妙玉一見寶玉臉便一紅又看一眼臉卽漸漸紅暈可見平日鍾情不淺此時妙玉已經入魔夜間安得寧靜

寶玉疑妙玉是機鋒不覺臉紅妙玉見寶玉臉紅亦自知臉紅一樣臉紅兩樣心事妙極

園中路徑妙玉若不慣熟豈能獨至惜春處下棋不過要寶玉引路爲同行之計且可同聽琴音講究一番文心何靈妙如此

寶釵四歌於紙上寫來黛玉於口中吟出又於琴中彈出文法變換不一

妙玉走魔伏起日後盜劫情事卽趨勢伏惜春之家已有定念

惜春一倡真是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較之妙玉眼界

未淨卽生意識界遂致心有罣礙恐怖顛倒夢想
淵判絕

紅樓夢卷八十七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0515